

安民为天

——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

岳非丘 / 著

175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中国图书馆藏 (CIP) 数据

安民为天

——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民为天: 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 / 岳非丘著.

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5366-8150-7

I. 安… II. 岳…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7037 号

安民为天——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

ANMIN WEI TIAN

——SANXIA GONGCHENG BAIWAN YIMIN DE LISHI QISHI

岳非丘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杨希之 江 萍

责任校对: 郑 玲

封面设计: 吴庆渝

技术设计: 蒋忠智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80mm×1 000mm 1/16 印张 26.25 字数: 372 千

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0 000 册

ISBN 978-7-5366-8150-7

定价: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 言

三峡库区有一个美丽的小岛，岛上的桂圆树、黄桷树蓊密葱郁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颗硕大的绿宝石，镶嵌在江渚之中。这个叫坪西坝的小岛，寄托着我童年的梦幻和理想。

2006年春节，我来到这个小岛的最高处，在母亲坟前，拼命地燃放起烟花爆竹，借以寄托我无尽的哀思；面对母亲的坟墓，我长拜不起……

因为，三峡还要涨水，再过几个月，这个美丽的小岛和岛上的美丽将被淹没，坪西村的建制将在三峡地区的行政图上永远消失，过去的一切将不复存在……

岁月峥嵘，记忆犹新，我经历过峡江地区的混沌、愚昧，饱尝过三峡地区的贫穷、饥馑；在三峡地区面临历史大变革的惶恐、躁动期，我关注过三峡工程的论证，有过惆怅、失望，也有过惊喜、希望。这些年来，我见证了三峡百万移民大搬迁、大安置的每一步艰难历程，百万移民的跨世纪壮举，常使我寝食难安，心绪难平……

多少次，我想拿起笔来，记录长江三峡和三峡移民，记录这美丽的悲壮和悲壮的美丽。因为，我的血液、我的骨髓流淌着“长江情结”，作为“移民”的儿子，作为移民中的一员，在国情、亲情、乡情面前，多少都会有一些使命感和沉重感，我不写，谁写？

但每一次写作念头萌动，我都在两种莫名其妙的“自我挤压”之下辍笔。

一是我天生懈怠、闲散，“吏禄三百石，岁晏有余粮”。但工作的特殊性质，又注定我命中要与血浓于水的移民和政府打交道，立场、职责和道德底线告诉我，必须找到一个结合部，写出的文章，是厚此薄彼还是非此即彼？做出“明智”的选择起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二是三峡工程问题由来已久，交织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，就像一个个硕大无朋的历史漩涡，哪怕是水性极佳的“浪里白条”，陷入漩涡之中最多扑腾几秒钟，也会被无情地卷入浪谷深渊。学识粗浅的我，尽管多年在长江、在三峡、在移民区“厮混”，脑袋却始终难以开窍，只能感叹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

不是不敢面对，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尽管三峡每一次蓄水都牵动着我的神经，水位从 90 米、135 米，到提前一年涨到 156 米……每一次，我都因“底气”不足而放弃。

中国政府兴建浩大的三峡工程，从开工之时起就有一种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”的豪情。百万移民搬迁也是成竹在胸，早就可以宣告“胜券在握”。从官方 2005 年的统计报表上看，三峡库区鄂、渝两省市搬迁的移民已超过 100 万。2006 年 10 月，三期水位蓄水达到 156 米；2009 年，水位将达到划定的最高水位线 175 米，肯定不会出现不少人所预言的“水撵人”的窘迫之境。

不是说三峡百万移民是世界超级难题吗？从 1997 年大规模搬迁到 2005 年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就基本上完成了百万移民的“跨世纪壮举”，这难道不是“大书特书”的好时机吗？

我沉思，但仍然选择了放弃。

我的不惑之年，应该是文学创作的金色年华，但鬼使神差，我却把人生精力最旺盛的一段时光，变成了一次长达 6 年多的“卧底”行动。

“卧底”的地方：重庆市移民局；

公开身份：一名处级干部；

岗位职责：移民技能培训、移民干部培训、移民后期扶持；

活动范围：三峡库区各区县、乡镇、村组；

“卧底”时间：6 年多；

“卧底”动机：总惦记着写一本关于三峡移民的书。

库区各级移民部门的同事，除极个别外，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“卧底志愿者”，因而在工作中、生活中，从库区决策层

到移民众乡亲，他们什么事都不回避我，总是掏心窝话对我说。

在百万移民大搬迁中，我很快就被这场伟大的三峡移民运动“同化”和“感化”，我所看到的、听到的和想到的，有一百个理由可以提笔。但是，我经过反复的掂量，还是一次次选择了放弃。

放弃是容易的，但镌刻在脑海的记忆，却怎么也无法抹去……

20世纪末期，三峡农村移民重新分配承包土地，我也参加了这项“一平二调”的土地调整的复杂工作。移民指着那一片片即将淹没的良田沃野，掬着一捧水，捧着一把土，噙着泪向我诉说的那一桩桩、一件件、一幕幕，移民伤感、质朴的情感令我至今难以释怀。

我理不出头绪，仰首问天：这一切，为什么会发生……

当看到掀起移民浪潮的同事们，一个一个忍辱负重、忍饥挨饿，一个个挨骂、挨揍，他们恪尽职守，忠诚于国家意志，在移民搬迁安置中尝尽了人生的滋味，他们之中不少人在岗位上累瘦、累垮，直至累得吐血而亡，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潸然泪下……

咬咬牙，我还是放弃。

放弃是一种美丽、一种勇气。我聊以自慰。

但真正触动我、促使我最终拿起笔来的却是不经意的两个瞬间。

一是现在有一种“时髦”的观点：三峡已成功实现了百万移民的搬迁，世界超级难题似乎已在“谈笑间灰飞烟灭”。我总感到这是在有意无意间回避百万移民们的生存状态；库区产业空虚，移民就业存在一定的困难，库区水淹之前的设想与水淹之后的严峻现实，都使人愁肠百结，忧心如焚。

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，三峡移民分三步走，第一步是“搬得出”，第二步是“稳得住”，第三步才是“逐步能致富”。

三峡移民从1985年开始试点，1993年正式实施。公允地说，为按时完成三峡按期蓄水的“死命令”，库区各级政府多年来都处于焦头烂额、殚精竭虑的高度紧张状态，艰难地实现了百万移民“搬得出”的宏大目标。

走完第一步，时间跨度长达20年。

当今社会，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“以人为本”，人民群众的生存权、发展权在今天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。移民搬迁后的生产、生活状态，已受到了整个社会和世界的极大关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因三

峡工程而产生的百万移民今后的生存状态，已成为检验三峡工程是否成功的试金石和分水岭。

百万移民从“搬得出”，走进了“稳得住”，这一段更为艰辛、充满各种变数的未知历程，又会走多少年？

因为，移民生产、生活的稳定，不仅仅关系到百万移民的生存和发展，而且关系到长江三峡库区一大片土地和百万移民朝夕相处、同吃同住的 1000 多万库区群众和库区社会的安宁。由于各种历史关系的积淀，峡江河谷地带已成为一个由特殊人群聚集的移民社会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别区域。

三峡工程，是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接壤时期的一个产物。工程一上马，就如同炮弹出膛，烈焰升空，在政府的精心运作下，一切很快变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；百万移民史无前例的大搬迁，也成为中国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行动，并成为一种历史进程的必然。

因此，在“不可逆转”和“历史发展必然”的前提下，百万移民迁徙之后的命运，就被提到了一个被社会各阶层“强烈关注”的高度。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，库区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，从三峡移民搬迁的第一天开始，就在苦苦寻觅移民、抚民、安民之策。

安置百万移民，就是特殊时期的一项复杂的安民过程。

激发创作欲望的另一个瞬间，是我在巫山遭遇的一次停电，听到县城移民的一句“街骂”：龟儿子，只要不停电、不摸黑，我还是“同意”修三峡大坝，老子搬家也值了……

移民用了“同意”二字，我隐约感到移民也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豪情。这说明，时代在变，政府各个层面、老百姓和移民本身对三峡工程的思考都在发生改变。

出现这种写作激情的冲动，对于常常处于“狐疑不决”的我来说，竟是生命中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。

三峡百万移民的产生是一种历史必然，我带着一种沉重感写三峡移民的过去和现在，或许也是我命中注定的一种必然。

于是，我从一次次放弃中重新寻找过去，重新思考现实，重新组合文字。也从多年的“卧底”状态之下浮出水面，公开身份是一名挂职作家，还是在移民部门工作，还是那些我熟悉的移民，还是在梦绕情萦的三峡……

三峡工程无论是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还是从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历史学、生态学等方面来看，都是一个庞大、复杂的社会系统，也是一个“资源禀赋”极为充裕的宝库。无论什么人，都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的需求，找到自己的是非判断，并做出相应的基本评价。

中国政府决定兴建三峡工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：利大于弊。因此，在利大于弊的交织中，从一个局部来进行利弊评判，几乎都不会有太大的过错。比方说，环境生态主义者看三峡，你能说他错了？比如军事专家、地质专家看三峡，你能说他错了？比如航运专家、水电专家看三峡，你能说他错了？比如移民故土难离，不愿搬迁，你能说他错了？比如移民工作者推行“依法搬迁”，你能说他错了？……

也许，所有的人对每一个局部的评判都是对的。因为，走进三峡，就走进了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哲学世界。

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林黛玉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一万个人心中的三峡移民，也同样有一万个不同的版本。

因此，我决定拿起笔来，写出我一个人眼中的三峡百万移民。

目 录

序 言 /1

第一章 苦涩水岸线 /1

- 一、长河生死恋 /1
- 二、大峡谷洗礼 /11
- 三、补偿画外音 /19
- 四、一场算账风波 /29
- 五、峡江不眠之夜 /33

第二章 漫漫夔门路 /50

- 一、艰难的抉择 /50
 - 投石问路 /50
 - 两难相权 /57
 - 河谷总动员 /62
 - 浩荡移民潮 /68
- 二、出省语言培训班 /72
- 三、电话录音当说客 /75
- 四、家产重量 30 吨 /80
- 五、凄风苦雨 8 小时 /82
- 六、最后的外迁移民 /86
- 七、心灵上永远的根 /98

第三章 冲突中的人性 /106

- 一、一个最底层的移民人 /106
- 二、一个高层的移民人 /111
- 三、郑小林含泪送乡亲 /127
- 四、自古忠孝难两全 /131
- 五、县长的移民日记 /135

- 六、移民·乡长和狗 /147
- 七、一句话的终身情 /151
- 八、移民干部众生相 /156
- 九、“豆花酒”的震撼 /168

第四章 秋后一本账 /174

- 一、三峡花钱知多少? /174
- 二、女赌王以身试法 /180
- 三、鬼城一封匿名信 /181
- 四、副县长被免职 /187
- 五、“不检点”的做法 /190
- 六、鸡脚杆上刮油人 /193

第五章 叩响命运之门 /195

- 一、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/195
 - “爱倒腾”的熊德国 /198
 - “老倔头”幡然省悟 /201
 - 温定军和他的鱼塘 /204
 - “邱委员”左右逢源 /206
 - “熊代表”言为心声 /208
 - 冉振爱苦斗10年 /210
- 二、除却巫山也是云 /214
 - 江西来了新老表 /214
 - 一份珍藏的清单 /220
 - 第二故乡第一课 /223
 - 安民琐事实录 /224
- 三、大地胸襟 /233
 - 市委书记的“嫁妆” /234
 - 省长在巫山的感触 /236
 - 郭彬给小岛送光明 /237

第六章 三峡触动神经 /241

- 一、尘封的幕后新闻 /241
 - 女记者“花容失色” /246

精心策划的采访阴谋	/248
两个美国记者在三峡	/251
二、三峡颠覆供电格局	/253
三、从“县太爷”惊梦说起	/259
四、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	/268

第七章 水库移民启示录 /276

一、移民身份之“哥德巴赫猜想”	/276
二、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	/284
三、两次搬迁留下的思考	/294
四、检索库区复杂话题	/300
话题之一：谁动了我的奶酪	/300
话题之二：谁不唱昨天的歌谣	/303
话题之三：“官本经济”退潮之后	/306
话题之四：一道流动的“风景线”	/309
话题之五：两支“特殊部队”	/313
五、水库移民备忘录	/318
六、“乌鸦反哺”之说	/325

第八章 以河流的名义 /334

一、世界级的柑橘王国梦	/334
二、千年古镇流淌的记忆	/346
三、最后淹没的县城	/353
四、最后消失的村落	/364

第九章 拨动安民和弦 /372

一、梦绕情萦的“跳磴河”	/372
二、一个人的“特殊安置”	/379
三、一块饱含深情的土地	/382
四、江之头有一个直辖市	/389
五、一个不会忘却的时代	/395

后 记 /402

第一章 苦涩水岸线

一、长河生死恋

吴淞高程 175 米，是长江三峡工程划定的最高水位线！

在这条水岸线之下，有 100 多万老百姓的土地、房屋已被或将被淹没，他们不得不含泪离开“生于斯、长于斯”的家园。

100 多万人别离故土，一幕幕真挚、悲怆、催人泪下的瞬间，在海拔 175 米水岸线下，构成了当代中国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，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胶片上……

1992 年，秭归 71 岁的谭德训带领自己的子孙，亲手拆掉了自己的十几间明亮的大瓦房，成为因三峡工程搬迁的第一户移民，三峡工程的第一铲土就在他的房前开挖……

91 岁高龄的谭德珍老人是秭归县外迁移民中最年长的一位，12 岁进入三峡，在 80 年的生涯中，她与这块土地生死相依，结下了深情。背井离乡的那一刻，老人眼眶里贮满了泪水。乡亲们为了安慰老人，用滑竿抬着老人，并把她的红木棺材也一起送上船……

巫山一位老奶奶搬迁到外省去安家，家人劝她，做好的棺材寿木这一次就不要搬走了，可老奶奶坚持要把她的棺材一同搬走。她唠叨着说，身子骨老了，这一去就永远回不了三峡，棺木都是用三峡的木料做的，死了睡在老家的棺材里，才算真正的叶落归根，才算回到老家巫山……

听了老奶奶的诉说，家人落泪了，移民们落泪了，县移民局长龚安林眼里也是泪光闪闪。古时有将军“抬棺决战”，留下多少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悲壮故事；今有移民“抬棺远行”，却蕴含着无尽的感伤、悲情和苍凉。

老奶奶亲眼看着自己的棺材抬上了运输船，然后回望家乡一眼，一抹眼泪，才让儿子背着她登上了远行的轮船。

一位年轻的农家媳妇临别故乡时，身背农药喷雾器，不停地向柑橘树喷洒农药。她眼里噙着泪水，不停地哽咽着。就要离开承包多年的柑橘林了，可树上还挂着青青的橘果，自家收获无望，能让别人来收获，能让前来给河道清障、砍掉这片橘林的人们，摘上几个橘子吃也好啊！

她最见不得橘子树上长虫子，更舍不得离开这片青青的橘林。

她最后一次给橘树打药，用极其平凡、朴素的方式，默默地履行着一个农家媳妇的最后职责。给橘树打完药，她依偎在一颗橘树前啜泣，泪水长流……

10分钟后，她同全家一起搬走了。

在湖北库区，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告别故园时，抱住门前的一棵树号啕大哭，儿女们怎么劝也劝不住。这棵树是她当年出嫁时栽种的，这棵树，是她的希望，是她的梦想，是她的全部精神寄托和见证生命历程的象征，因为这棵树已伴随她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春秋寒暑。

此一去，她将永远失去这棵树了……

失去的，又难道仅仅是一棵树吗？

一位农村移民在搬迁时，已把杂七杂八家什、耕牛、猪崽儿拉上了路，他突然说忘了一件事，叫家人停了下来，回转身来到已是一片废墟的家门前，他神情木然地站着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。

突然，他伸长脖子，向着家乡空旷的山野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”地大吼起来，对面的山崖立即荡漾起一连串“啊啊啊”的回声。此时，两行泪水如喷泉般奔涌出来……

他任泪水汨汨地流够了，一捋衣袖擦干了眼泪，回到了等待他上路的家人中间。家人问他忘了啥事，他哽咽着回答说：“没有事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往新家走了！”

.....

有的移民离开家园时，特地把录音机装上电池，塞上一盘磁带，让悠扬的歌声在河谷中飘荡：

一条大河波浪宽
风吹稻花香两岸
我家就在岸上住
听惯了艄公的号子
看惯了船上的白帆
这是美丽的地方
是我生长的地方

.....

峡江涛声依旧，长夜耿耿难眠。

秭归县城历史上经历过7次搬迁。这一次，移民们在搬迁之前的春节，把在外地工作的人和打工仔、打工妹全部通知回家，在老城过最后一个春节，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。

秭归移民在搬到茅坪镇之前，搬家的车队围着旧城的路转啊转啊，车队徘徊了好几圈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……

故土难离，是中国人的传统情结。2001年8月18日，重庆巫山县大昌镇93岁的外迁广东的移民郑英章，远近的人都叫她三奶奶。离别的日子，这位老人在空寂的堂屋里不停地挪动着小脚，缓缓地走近与她朝夕相处了70多年的土灶台、木门槛，还有院子里的枣树，用颤巍巍的双手不停地摸啊摸。说服三奶奶外迁广东的孙子马正伦，正躲在不远处的柏树下偷偷地流泪。送别时，一声声“三奶奶”的呼唤在岸边响起，亲朋好友在挥手之间泪如雨下。

10天后的8月28日，巫山县大昌镇移民外迁安徽省。陈宗玉是大昌镇青云村的一位普通农家妇女。在短短4年时间里，她的婆婆和丈夫相继生病去世，对本已贫寒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。面对年幼的孩子和体弱多病的公公，她做出了终身不嫁的承诺，独力撑起这个苦难的家。

临行前，陈宗玉起了个大早，来到后山坡，为丈夫和婆婆的坟茔添上一撮新土，用泪水向丈夫和婆婆诉说衷肠。在坟墓前，陈宗玉哭得肝肠寸断，前来劝慰的邻里乡亲无不为之动容。

然后，陈宗玉一抹泪水，背着公公一步一步走向远方……

移民们怀揣着老家的门牌号，带着家乡的泥土、三峡石、蔬菜种子、黄桷树苗、柑橘苗……离开故乡。

云阳县高阳镇红庙村 50 多岁的移民冉以奎，种了 300 多株佛手树、柑橘树，办有小酒厂。政府动员他外迁，老伴哭肿了眼，他劝说：“哪方水土不养人，我们走吧！”

冉以奎走了，这个村 26 位冉姓移民跟着他主动外迁。

重庆库区 95 岁老人杨祥国，带着 54 个子孙远离了故土。

地处长江三峡最后一峡的新滩镇西陵小学，搬迁之前上最后一课。老师走进教室就泪水长流，他真舍不得离开这所小学啊。这次搬迁到 100 多里远的地方，与其他学校合并之后，小学旧址就永远沉没在江底之下，西陵小学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。

老师教过《最后一课》的课文，没想到自己今天开口的第一句是：“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上最后一课……”随后就再也讲不下去了。

老师落泪了，孩子们落泪了……

离别课堂时，老师和孩子们噙着泪水，紧攥拳头，在这即将变为废墟、瓦砾，最后被漫漫江水吞噬的西陵小学，面对群山、峡谷和静静流淌的江流举手宣誓：

我们是三峡的孩子，
我们要永远铭记——
三峡是我们的母亲……

峡谷长廊里，突然荡起一阵撕肝裂胆、撼人心魄的回声：

我们是三峡的孩子——
我——们——是——三——峡——的——孩——子
我——们——是——三——峡——的——……

长江三峡在峡江子孙的心中，永远是圣洁而美丽的故园。江水淹没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，但永远淹没不了他们的心志。

一位随父母一起外迁的小学生，在离别之际给家乡送行的父老乡亲写了一封信：

我的故乡在三峡，我家住在万州区太龙镇向坪村4组。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，我们举家迁到江苏省如皋市。

在这绿树成阴的夏日里，在这即将远行之际，各级领导和父老乡亲都来了，都来为我们送行。在此，我们对你们的深切关怀和深情厚谊表示由衷的感谢！

彩旗在为我们飘扬，欢歌在为我们高吭。我们作为三峡库区儿女，即将告别故土，告别家园，心情怎能不激动和留恋呢？故乡的山水我都眷恋着，一草一木都珍爱着，忘不了亲友和师长，更舍不得一起上学的小伙伴……

是老师教我知识和懂得道理，是同学们和我一起上学、念功课、做游戏……这种童年里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，我又怎能忘怀？

我们祖祖辈辈都生长在三峡，三峡是我们的故乡，我们又怎能忍心分别呢？但是，建设三峡是祖国人民几代人的夙愿，是富民强国的伟大工程。服从党中央的安排，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，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眼前利益阻碍三峡工程的修建。我们应“舍小家，为国家”，为祖国明天的富裕做出奉献！我们相信：祖国不会忘记为三峡工程兴建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们！

尽管故土情难分难舍，但他乡也有发展机遇。我们应擦掉眼泪，高高兴兴地去，在那安居乐业。我们尽管有暂时的困难，但会得到新家当地领导和各界朋友的关怀和支持……

小移民临别时的稚嫩感言，纯洁无瑕，使人看到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，送行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……

走向远方的三峡移民，无论在任何地方见到任何人都会坦荡地

说：“我来自雄奇壮丽的长江三峡，是三峡百万移民中的一员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我多么贫穷，多么富有，我永远记得离开故乡的日子，因为，那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天……”

三峡移民搬迁之前，都要去祭扫祖坟。按规定，175米最高水位线下的坟墓，埋葬不满15年的，一律要求迁走，因为埋葬时间短的坟墓留在江底会污染长江。埋葬了15年以上的坟墓才有迁与不迁的灵活性。

三峡移民迁祖坟的场面极为悲壮。

中国人，谁不看重自己的祖坟？

湖北三峡坝区的移民在迁移将被淹没的祖坟时，几代人在坟墓前先跪拜，然后呈上供品，供品有祖先喜欢吃的肉、白酒、蔬菜、水果等，再点燃香烛，再跪拜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般是给长眠的祖先讲明迁坟的理由。当动手挖坟时，哭声震天，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……

重庆库区巫山县的移民迁祖坟时，几百人在祖坟前长跪不起……

迁坟到新址掩埋，仍按巴、楚各地古老的风俗程序进行，这程序是严格的、繁琐的，令人伤感而悲戚。

移民老王说，近十年来，农村续家谱之风很是盛行，迁移祖坟，是一件令人心碎而又无法回避的伤心事。移民之初，首先得迁走祖坟，谁愿意将祖先之墓长期沉没在江中？倘若将来儿孙们问起祖坟在哪里，我们怎么向子子孙孙交代？

2006年2月25日下午，巫山县大溪乡的405位移民告别故土，迁往500公里外的铜梁县安家。84岁的老人李在英，带着祖孙4代9口人外迁。临走时，她跪在老伴的坟墓前告别，老泪纵横：老头子啊，水要淹来了，我们一家就要搬走了……

移民老杨家的祖坟在175米水位线以上。三峡二期蓄水，他家的一部分土地已被江水淹没，三间住房和一间猪圈屋已全部拆除，住了三代人的屋宅只剩下一堆残砖剩瓦。

临走前，老杨砍了一根竹子，用竹篾编成三间正屋和一间猪圈屋的框架，然后用白纸糊成自家房屋的样式。他把一家4口人带到祖坟前，放上供品，点燃香烛，跪在坟前哭诉：“爹爹啊，你留下的房子要淹了，土地也要淹了，可修三峡是为了国家发财（展），国家发了财，大家才发财啊；你的儿孙一家人都搬迁得好远好远啊，清明节、腊月间，